

拔單夕記

陪都高級俱樂部

來龍巷范公館

●馬宣偉（大陸作家）

大官貴人商量機密

范紹增在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將第八十八軍軍長職務交給何紹周繼任後，又到第十集團軍總司令部見到總司令王敬久，就算接任了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一職。范紹增對一切該走的過場都走到之後，覺得再呆在第三戰區長官部也沒有多大意思。於是，他向司令長官顧祝同上將告別，顧祝同也不好堅決慰留。范紹增於一九四二年夏，乘自備轎車返回陪都重慶。他到達重慶這天，老朋友、舊部屬、袍哥兄弟及杜月笙的代表顧嘉棠等人都去歡迎；特別是湖北的洪門首領楊慶山，親自帶了大批門徒前去歡迎范紹增。楊慶山一見范紹增下車，急忙上前握住范紹增的手，向門徒們介紹說：「這是范將軍、范大爺，這次從抗日前線歸來，大家歡迎！」頓時掌聲雷動。楊慶山又說：「我們洪門在重慶蹲碼頭，多虧范大爺幫了大忙，范大爺真夠朋友！」

范紹增笑道：「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

友，應該幫忙，應該幫忙！」在武漢淪陷前夕，楊慶山帶洪門弟子剛逃難到重慶時，人地生疏突然間一大群人要在重慶站住腳、蹲碼頭，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楊慶山登門拜見范紹增請求多多照顧。范紹增當即滿口答應，很快在陝西街找到房子，幫助楊慶山掛起「道德善堂」的招牌。為解決楊慶山的門徒和武漢楚劇團藝人們的生活，范紹增將他的重慶「一園」劇場，交給楊慶山的門徒黃聯賓負責經營，專供楚劇團藝人演出。范紹增又幫李青山開設湖北大旅館，還幫助張澤鏗在陝西街開設了「冠生園」和董章門設清唱茶館等。後來范紹增又出資在南岸玄壇廟修建了「開化善堂」。這才使逃難到四川的洪門弟兄，在重慶立足和有了生活出路。楊慶山及門徒當然感謝四川大袍哥范紹增的義氣和照應。此次，范紹增返回重慶，洪門弟兄那有不來歡迎的道理？

范紹增回到重慶，他的住宅——范莊，主樓由行政院院長孔祥熙一家居住；其它幾棟分別由何應欽、顧祝同、楊虎等人住著。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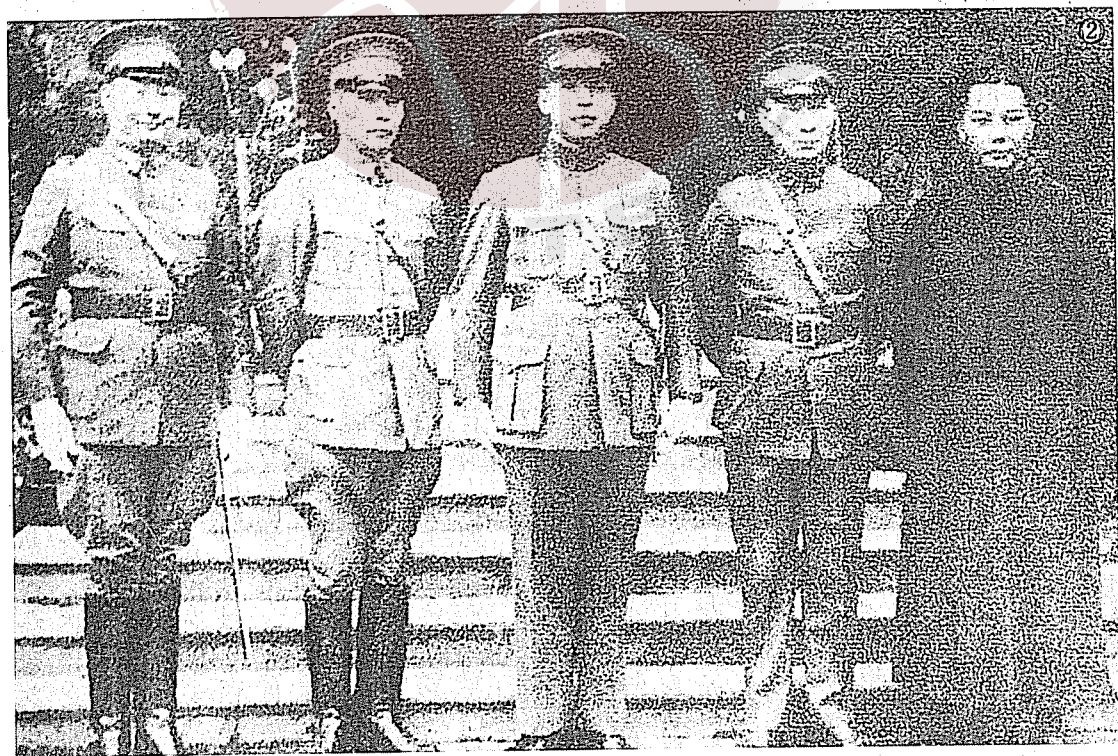
依然回到來龍巷公館擺門面場面。來龍巷公館有六、中、小三個客廳，接待各種不同類型的的朋友。在經濟上，范紹增除了是川康商業平民銀行的大股東外，還搞了一個志誠銀行由李仲森任經理，另一個永成銀行由劉秉彝任經理。他搞這些銀行除做生意外，主要是為自己用錢方便。他又愛玩、愛賭、愛交朋友，家中從早到晚進出各種各樣的人物，開流水席不停地招待。出入范公館的有國民政府的軍政要人和金融界的巨頭。其中有：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何應欽、軍法總監何成濬、運輸總監唐生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七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侍從室主任賀耀組、軍統局局長戴笠及楊虎、錢新之、蕭振瀛、杜月笙、章士釗和美豐銀行總經理康心之、川鹽銀行經理劉航琛、夏華銀行經理鮮伯良、鹽商馬紹周、寧祉邨等等。

豪吃豪賭盡情玩樂
他們爲了消愁解悶、商量機密、交談生



①在范公館與石孝先豪賭的杜月笙（中）一九三四年時與張學良（右）吳鐵城（左）合影。

②常在范公館打牌的何成濬（右二）早年與陳繼承（左）張群（右）等合影。



意、聯絡感情，來到范公館，豪吃豪賭，盡情玩樂。於是范公館成了要人們出入的場所，有關當局加強了來龍巷一帶的治安管理，派出軍警便衣各處警戒，將范公館保衛得十分安全。楊虎等人稱來龍巷范公館是「安樂窩」！「有吃、有喝、有唱、有賭、有賺的買賣做。」何應欽說：「唯有在來龍巷范公館才能要得痛快，才曉得娛樂的重要！」他還與范紹增等人約好，一放空襲警報，他們就轉移到范紹增在南岸的山洞別墅玩，這裡有舞廳，何應欽愛跳舞。一放警報何應欽就坐車趕到山洞來。他對范紹增說：「一聽警報響，我才敢忙裡偷閒，到你這兒來休息、休息。一天到晚事情多、文件多，會議多、接見客人多，委員長交辦的要公多。他的一個電話、一次傳見、一句話，我就要忙幾天。上辦公忙，下辦公也不得空，還是你好，無官一身輕！」

范紹增投其所好地說：「敬公（何應欽字敬之）平時辦公累就到來龍巷來耍，一放警報就到山洞來休息，先跳舞，後打牌，然後再嚐我廚子的手藝，所作的菜。」

何應欽點頭說：「要得，要得！紹增，你會娛樂，所以大家喜歡你！」

何成濬更是妙語聯珠，他說：「范公館是我們的高級俱樂部。委員長領導我們抗戰，紹增領導我們為抗戰而娛樂，這是一大貢獻！」說罷惹得大家哈哈大笑，都說：「何雪公（何成濬字雪竹）高見！」

范紹增客氣地說：「要不是抗戰，各位軍政長官也不會來重慶，今天我有機會招待大家是盡地主之誼！」

劉航琛素來能說會道，他乘機插言道：「范哈公，你太客氣了。你率部隊上前線為抗戰出力；回後方你照樣為抗戰出錢出力。范莊的房子讓出來請遠到的軍政長官住。來龍巷公館天天安排大家去娛樂，難得，難得！抗戰期間，政府無財力在陪都建築軍政官員俱樂部，大家祇好到范公館來娛樂了！」

賀耀祖笑道：「范公館是軍政官員的高級俱樂部！」

劉航琛接著說：「這是范哈公對抗戰的一大貢獻！」

范紹增向大家拱手說：「不敢當，不敢當！祇要諸位看得起，請到我屋裡來耍！」

戴笠半開玩笑地說：「范哈公是奉命腐化的，是委座特許的。大家在他這裡盡情地吃喝玩樂，免得影響委座抗戰！我說了，凡是在范公館玩的人，一切保險！」

唐生智裝病又裝瘋

唐生智是范家的常客，每天下午必來來龍巷范公館打幾圈麻將。自一九二九年以來，他兩次起兵反蔣介石失敗後，搞得雙方內心總不太愉快。唐生智負責防守南京，到南京淪陷後隨國民政府撤到重慶，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運輸總監等閒職。唐生智到重慶後，家安在紅岩嘴，門前自題「紅岩小築」

他的寓所與紅岩八路軍辦事處僅隔一條馬路。軍統局怕唐生智私自與八路軍共產人士交往和中國共產黨人接觸，派人注意唐生智的行動。重慶衛戍總司令部派一個班到唐生智寓所負責警衛。唐生智已知在重慶不自由，自稱「重慶雀子」。他經常裝病裝瘋來對付各方，一次參加蔣介石委員長主持軍委會，唐生智未等會議開到一半，他就摸出萬金油來不停地在額上擦。蔣介石只好說：「孟嘉兄，身體不適就先回去休息吧！」唐生智慢吞吞地站起身說：「委員長，那我就先走一步了！」他表面上裝做不問國是，專到范公館打牌玩耍，以掩蓋他反蔣的真面目。

這天下午，唐生智坐車到范公館打牌，他的牌友寧芷邨，鮮伯良等人早已來等候了。唐生智到時，范紹增讓他進小客廳打麻將；外邊客廳是章士釗夫婦、杜月笙、劉航琛、康心遠等人在賭攤。好幾個勤務兵在倒茶、點煙跑前跑後侍候這些客人。

脫褲子嚇走女太太

唐生智素來香煙癮很大，劃一根火柴他要抽幾支煙。他一坐上牌桌子就點然煙在抽。鮮伯良開玩笑地說：「唐總監，這倆天重慶風聲緊啊！謹防抓賭。」

唐生智看了鮮伯良一眼，取下嘴邊的玉石煙嘴說：「抓賭不要緊，他們來抓，我同你們一道去。人家拿四億人去跟日本人賭，

我們打點小牌算甚麼？」大家聽出他在罵國民政府當局。接著，唐生智又笑著說：「諸位放心，我今天有錢了，剛向委員長借到伍仟圓！」

寧江却笑起來，他說：「唐總監，你找到委員長就向委員長多借點嘛！何必祇借伍仟塊錢嘯！」

唐生智彈了彈煙灰說：「你不知道，借多了為難委員長，借少了委員長又不相信我缺那幾個錢。所以，我祇借伍仟元，使他既相信又肯借！論手面闊綽他不如袁世凱，也不如范哈公！」

鮮伯良笑著笑說：「唐總監，連郭沫若先生都喊你唐員外，哪個相信你缺幾仟塊錢！」

「那是過去，在湖南，現在流落重慶窮囉！」唐生智邊摸牌邊說，「想當年國民政府任武漢時代，我就像你們金融界的總經理一樣有職有權，現在是當董事，是個閒人了！」

他們剛打兩牌，唐生智的副手，運輸副總監王懋功的妻子和幾位太太噤噤喳喳說個不停地擁進屋來。唐生智見她們吵吵嚷嚷地進來就說：「太太們，你們出去玩，讓我們清清靜靜打會兒牌！」

王懋功的妻子以為和唐生智很熟，平時說笑慣了的，她回答說：「我們不走，就是要看你們打牌！」

唐生智偏著頭問：「你們到底走不走？」

太太們連珠炮似的答道：「不走，你派兵來攆，我們也不走！」

唐生智再追問一句：「真是不走？」

王懋功的妻子站著不動地說：「今天硬是不走！」

「好！」唐生智點了點頭說，「你們不走？」他站起身來先站上椅子，再站到麻將桌子上，然後把椅子解開往下一垮，他光屁股站在桌子上問：「我看你們走不走？」

王懋功的妻子見唐生智竟做出這一荒唐的舉動，當時就氣哭起來，她雙手捂住臉和其他女客們跑出小客廳。唐生智這一手搞得大家哭笑不得，在場的人又不便責備這位一級上將，弄得很尷尬。這時，胡蝶和戴笠進來了。因戴笠得到情報：最近唐生智兩次到西康省主席劉文輝的駐渝辦事處處長丁次鶴家會面。但戴笠不知道唐生智第二次去時，手裡拿了一把大黑布傘，並叫丁次鶴轉交給劉文輝。唐生智走後，丁次鶴感到奇怪，為什麼要送傘？他拿著傘抽開傘柄一看，是一把細長的刀。他明白是唐生智暗示劉文輝，要掌握武裝。丁次鶴當即去成都將傘交劉文輝時，劉文輝見傘柄是刀，他不露聲色地說了一句：「知道了！」

戴笠叫胡蝶唱軍歌

戴笠早知道唐生智、劉文輝兩人是保定軍校同學又兩次反對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

防！

戴笠那天是來偵察唐生智的行蹤的，他一進門看見唐生智脫褲子這一舉動，笑著搖頭說：「真是個唐瘋子！」

范紹增扶唐生智下桌子穿好褲子，戴笠讓胡蝶進小客廳。范紹增趁機打開僵局說：「胡蝶女士來得好，歡迎唱個歌！」

楊虎走進屋來說：「我來點戲，歡迎胡蝶女士唱滿江紅。」又對戴笠說：「雨農，快勸勸胡小姐唱。」

戴笠得意地望著胡蝶說：「唐總監他們還沒有聽過你唱的歌，唱一支吧！」

胡蝶一手提著旗袍走到客廳當中，在大家的掌聲中，唱完了「滿江紅」。

直奔床前叩頭賠罪

第二天，天剛亮，唐生智就坐車來到王懋功家。他從樓下一步一叩頭的上樓，嘴裡喊著：「王大嫂，我賠罪來了！」一直叩頭到王懋功夫婦床前，弄得王懋功夫婦不知所措。他們慌忙下床扶起唐生智坐下。王妻見唐生智如此心誠，什麼氣早已消了，她說：「唐員外，你在做啥子啊！」王懋功說：「老長官，你這樣做，我們怎麼受得起啊！」大家知道此事後，背後都叫唐生智「唐瘋子」。戴笠也將唐生智這些瘋瘋狂狂的事，向當局報告。

杜月笙石孝先豪賭

何應欽、何成濬、唐生智、賀耀祖等人來范家打牌，爲了消遣，輸贏幾百千把塊錢，而杜月笙、范紹增、吳啟鼎、康心如、康心遠等人則是大賭，動輒輸贏十多萬元。有一次吳啟鼎竟輸了十幾萬美金。一天下午，康心遠一場牌就輸了廿餘萬大洋。他當場拿不出現錢來付賭，向胞兄康心之的美豐銀行借款。康心之說：「你向美豐銀行借款也要拿抵押來！」逼得康心遠坐車回家取來抵押品交給康心之，才從銀行借到錢付清賭賬。康心遠爲了償還這筆借款，他將汪山的地皮、房子賣了才還清借款。

劉航琛、范紹增等人在賭場上有意操漂亮，劉航琛輸了錢不開支票，從身上摸出解手用的草紙，寫上川康銀行或川鹽銀行、照付×××元然後簽字。拿到他的這張草紙到銀行，立刻取到現款。范紹增輸了錢向永成銀行、復華銀行、川康銀行開支票取款。他認不得幾個字，在支票上簽名時把范紹增三字，畫成「花紅僧」。銀行知道花紅僧即是范紹增，見花紅僧的簽名支票照付不誤。在范公館，祇要范紹增不外出應酬，他一在家，各路朋友蜂擁而至。今天，除杜月笙、劉航琛、康心遠、楊虎等大賭客外，還來了重慶著名的大袍哥石孝先，他是國民黨元老，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石青陽的長子。石孝先留學德國學軍事不成，回重慶操袍哥，還開了一家海通銀行。他仗仗重慶的地方勢力，想聯絡雲南、貴州的袍哥成立西南袍

哥總社。石孝先那天來范公館，是要與上海青幫首領杜月笙「以牌會友」。

范紹增見客人到齊，忙說：「今天我們先吃飯，然後在大小客廳打牌，先請入座，今天是心遠老弟點的菜，要吃我的廚子老吳弄的拿手菜罈子肉，另外是海參燒肚條：」

輪贏十多萬元美金

康心遠接嘴說：「范公館老吳燒的罈子肉世界第一，頭回上官雲相副長官吃了老吳的罈子肉，當場獎勵兩佰大洋！」大家讓章士釗、唐生智先入席。章士釗向大家拱手說：「我要謝謝紹增，在公館裡經常爲我們提供見面、娛樂的地方，還有美味佳餚款待，難得、難得！」

大家吃得酒醉飯飽之後，唐生智等人依然到小客廳去搓麻將；杜月笙、石孝先、康心遠、范紹增等人在大客廳裡玩梭哈。幾個人賭興越賭越大，特別是石孝先有意要在牌桌上與杜月笙對抗、較量。他擺出強龍難壓地頭蛇的架勢，而杜月笙也絕不示弱。有一牌，范紹增等人先放棄了，讓石孝先與杜月笙兩人對抗、加碼。杜、石兩人互不相讓，你加八百我加一仟，圍觀的賭友劉航琛、楊虎等一群人在爲他倆人吶喊助威。范公館的大門大打開，杜月笙、石孝先見圍觀的人越來越，都怕先停加碼亮牌有失面子，倆人加碼到十五萬元。這使圍觀的人驚訝，最後才亮牌，石孝先輸了。好在石孝先原是大贏

家，這一牌使杜月笙翻回本來。一場大賭結束。

何應欽知道這事後，打電話約范紹增去談話。范紹增趕到原臨江門鎮守使署何應欽的辦公室，何應欽先讓范紹增坐下，然後才緩緩地說：「紹增，你們打牌玩要是可以的，委座都知道的。不過你不能弄杜月笙、石孝先在公館裡打開大門大賭呀！招來好多人圍觀，抗戰期間，有礙觀瞻嘛！」

范紹增笑著說：「總長，你也替我想，上海的青幫首領杜月笙和重慶大袍哥要在牌桌子上鬥法，我有啥子辦法！他們不在我那裡鬥也要在別處鬥，橫順一樣！」何應欽聽了苦笑地搖搖頭，無話可說。

敬告留學生家長

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便是爲他們訂份「中外雜誌」。請將 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連同全年訂費新台幣壹仟捌佰元，交郵政撥號〇〇一四〇四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寫明收件人姓名，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書。

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未經徵得同意，一律禁止轉載，如有侵犯依法追究。